

## 《短篇小說》

## 酒會

廖清山

門一打開，探頭出來看的中年人，藍眼紅鼻，長得短小精悍。在他做自我介紹以前，盧志達已經猜到他便是今晚酒會的男主人傑利。

「喝點什麼嗎？」

迎接志達和玉芳夫婦進門時，傑利熱忱地問道。

「我先生不喝酒。」玉芳欠欠身，試著為志達解圍。

「來點果汁，行吧？」傑利不改其熱誠，又開口問志達。

「行，就給我一杯果汁，隨便那一種都行。謝謝！」

志達把禮物遞交給傑利，順手把背後的門關上，坐到傑利挪過來的椅子上面。玉芳也就勢，往丈夫身邊的一張椅子靠過去。

比他們早到的客人已有十幾個，有男有女，有些上了一點年紀，也有一些還蠻年輕的。志達一個也不認識，玉芳認識的，也沒有幾個。

這個酒會，本來是玉芳工作的單位主管傑利，在公司通知裁撤他們的單位時，決定員工大家一起聚聚。相處多年，一旦要分散，誰知此後何時何地才能夠再見面？按常理，這個聚會大家應該都會參加的，可惜正逢聖誕節，大部份被邀請的人，忙著要去購買禮物，沒有辦法前來參加。傑利知道人數大幅減少以後，臨時改變主意，和他在別一單位工作的女友莎莉共同舉辦，場所也從預定的汽車旅館會議室改成莎莉的公寓。

客廳不大。近陽台的右邊，又擺了一棵幾乎頂著天花板的聖誕樹。因此，並不是每一個客人都能分到座位。

不知是湊巧，或是有意的安排，坐下來的人，好像都是中年人。每人手中都拿著一杯飲料，有時一個人輕啜，有時兩個人舉杯對飲。年輕的一群，就像飛蜂舞蝶，興高采烈的到處移動。但大多數時間，都停留在廚房對口，說說笑笑，吃吃喝喝。原來食物大都擺在那一邊的桌子上，這倒是給了他們很大的方便。

傑利為志達夫婦介紹身旁的幾個人，大家都很有禮貌地向他們打招呼。志達特別注意到一個留著小鬍鬚，矮短清瘦，卻是精神飽滿的日本人野澤，百無聊賴地獨坐一隅。不知何故，野澤給人一種印象，好像他本不該來參加這個酒會。

飄浮在空氣中的音樂，不時夾雜著鈴聲、鐘聲，輕輕柔柔，歡歡喜喜的。把將臨的佳節，提早帶到大家中間。

「你一定是志達，我看過你的照片！」一個女人的聲音傳過來。

志達抬頭一看，那笑容可掬的女人，也是他曾在照片看過的。於是他也張口笑著說：

「妳也必定是莎莉。——玉芳常常提起妳。」

志達接過莎莉端過來的果汁，面對著眼前的麗人，不禁讚不絕口。說：

「果然長得標緻，玉芳一點都沒有過言。不！好像她還是少說了一點！」

莎莉的粉臉細嫩透紅；眼眸清澈晶瑩。身著一襲寶藍色，領口袖端綴滿亮片的曳地禮服；頸脖子上的一串真珠項鍊，光彩奪目。

「玉芳當真把我形容得那麼好看嗎？而你提到她還是少說了一點，那究竟是什麼？我很想知道。」

顯然莎莉並不想掩飾她的高興。再美麗的女人，還是喜歡別人的誇獎，沒有因為你說多了，叫她討厭。尤其是志達表達的話非常貼切，有西方的坦白，也有東方的含蓄。

「她說妳比大部份電影明星還要漂亮。」說著，志達看看玉芳。看到玉芳微笑著點頭，証實他不是亂蓋的。便繼續說：「可是我不知道，妳竟還是這麼年輕！」

「啊！玉芳的嘴真甜。志達你這人也真好，我好羨慕玉芳有這麼一個善解人意的好丈夫。」

說著，莎莉拉拉玉芳的手，表達她親近的意思。玉芳卻是笑著打趣說：

「我的丈夫就是這樣的人，對別人還會說上兩句好話。對自己人，可是兇巴巴，常常是一副愛理不理人的臉孔！」

志達知道平時玉芳老是嫌他書蟲一條，有事沒事，捧起書就看。一看書，便不理人，有事找他說話，他還會表現不耐煩。趁這機會挖苦他幾句，總是有的。只好輕輕拍著她的肩膀，擠擠眼、啾啾嘴，算是安慰，也期待她少說一句。

聽了玉芳對丈夫的形容，莎莉微傾頭，促狹的笑說：

「玉芳，妳平時可不是那麼說妳丈夫的。」

「難道我說過他的好話嗎？」玉芳笑著回說。

「怎麼沒有？妳說，妳除了讓他在前後院除草，家事全部攬下來，連一塊盤子都不讓他洗；而當妳感到疲勞時，他會幫妳按摩肩膀。尤其是每次領到薪水，都會帶妳到百貨公司選購妳喜愛的衣服，你們這對恩愛夫妻，簡直叫人羨慕死了！今天看到志達本尊，更証明妳所言不虛。志達嘴甜心美，玉芳，妳可得讓志達教教傑利怎麼讓我開心。」

「夠了！莎莉，妳真是貪心不足，難道傑利對妳還不夠好嗎？」玉芳調侃著。

莎莉嘻嘻笑了一下，突然對著志達問說：

「不過有一點我不明白，玉芳說你不菸不酒，這事可是真的？」

「這有什麼奇怪嗎？」志達微笑著反問。

「不奇怪，不奇怪，你似乎接近完美。」莎莉半真半假的接著說：「不過從你身上，突然讓我想起一個故事。有個年輕人突然離開世界，當他走近天堂關口時，好奇的問把門的天使長，他一輩子都沒有幹過壞事，為什麼會活不長？天使長看他一眼，問他可曾賭博過？年輕人搖搖頭；可曾抽菸？年輕人再搖搖頭；喝酒嗎？年輕人還是搖搖頭。最後天使長說了，那你還活什麼呀？」

三個人說說笑笑，互相打趣。

霎時間，在他們身旁這一群人中間，引起了哄堂大笑。有的人甚至於還捧著腹，呵呵笑個不停。

原來非裔女人露絲正在描繪今天早上，她們那一樓正好有個女同事生日，那女同事的朋友，安排一個年輕英俊，体格魁梧的脫衣舞男到公司來表演，邊扭邊脫。脫到最後，只剩下一條細細的丁字褲，混身赤裸裸的，還拉起壽婆大跳其貼身舞，把那壽婆羞得滿臉通紅。眉飛色舞地說了整個過程以後，露絲又補上一句：

「要是我，一定把他摟得緊緊的，舞個痛快！」

她愈說愈興奮，把兩條手臂圍成一圈，眯著眼睛。好像她真的抱上那脫衣舞男，開心地旋轉起來。

她的丈夫在旁，以肘輕撞露絲，嘟囔著說：

「喂！喂！女士。妳抱他，誰抱我？」

「我有他，還去管你不成？」

酒精使人陶醉，酒精也使人放肆。當然，酒精更會使人忘記人與人相處的時候，應該有的自重。露絲和她丈夫的言詞，愈來愈不堪入耳。在座的人，還起勁地鼓噪慫恿，把氣氛炒熱到最高點。

由於不慣於連續承受這種聲浪的襲擊，志達移目環視四周，意外地發現牆上掛了幾幅以香港為背景的油畫和一幅中國山水畫。志達好奇地問莎莉，說：

「你那裡弄到這麼多香港的油畫？」

「畢業後，我媽媽帶我到東方旅行。當我們到了香港，我發現那地方好迷人，白天叫人喜愛，夜晚更令人陶醉。離開香港以前，我買了幾張畫回來。後來有家人去的話，我也託他們買。」

「妳對美術那麼感興趣嗎？」

「我過去選過課。現在有空的話，還會畫幾筆。」

這時候，玉芳插嘴說：

「我先生以前在台灣，教過美術！」

「在專門學校教嗎？」莎莉問。

「不是！他是在中學教！」玉芳回答。

莎莉掉頭問志達說：

「志達，你教過水墨畫沒有？」

志達嗔怪玉芳多嘴，看她一眼以後，說：

「都是過去的事了，還提這個幹什麼？」

莎莉不管志達的態度，依舊風情萬種地請求他，說：

「志達，幫幫忙，希望你能教我山水畫。我好喜歡水上小舟，希望有一天我能畫好它。」

「再說吧！」志達無可無不可地回答。

在他不知如何下台時，霍然聽到傑利大聲么喝，要大家嚐一嚐他剛剛烘烤好，新出爐的菠菜餅。志達終於舒了一口氣。

然而，聽到傑利的邀請以後，在志達周圍的人，說笑的人繼續說笑；喝酒的人繼續喝酒。有座位的人，好像誰也不肯站起來。志達想，中年人就是中年人，連吃東西也慢了一拍。

另外一邊的年輕人表現的，就不一樣了！他們何止是嚐？簡直是彼此在搶奪。志達心裡頭會心一笑，覺得這其實也難怪。類似這樣的酒會，對於年輕人而言，也不過是上班的延續。在公司，他們本來就不容易「靜止」。有機會打鬧，他們怎麼能夠讓它錯過？志達還是比較喜歡這種具有活力的人生。

他先站起來，玉芳也跟著他。兩個人穿過年輕人的熱鬧，拿起紙盤，各自挑選一些喜愛的食物。不經意當中，志達聽到離開幾步路的地方，莎莉頗不耐煩的對準一個人說：

「隨你的便！」

志達轉過頭去，看到野澤緊緊地收縮臉部的肌肉，兩眼牢牢地盯著莎莉的背影。志達趕忙收回視線，佯裝什麼也沒有看到。繼續從大盤子裡，取拿鹹肉捲雞肝和香腸。

「你喜歡這種食物嗎？」

站在志達的背後，野澤端著盤子，伸手夾了一條香腸，有點悒悒地問志達。他注意到野澤的手指，好像被尼古丁燻得又黃又髒，頗不雅觀。

「還好！」志達淡淡地回答。

「我希望莎莉為我們準備一點生魚片，跟她講過許多次，她都不肯答應。」野澤突然沒頭沒腦地告訴志達。

「她也許沒有試過生魚片吧？」志達應酬性地，隨便回答。

「不然，我常常帶她到壽司吧去吃生魚壽司。我吃什麼，她也能吃什麼。」

野澤大喇喇地說著，志達卻不知如何回答。攸地，野澤側頭問志達：

「你說日本話嗎？」

「我曾經到過日本留學。」志達說。

「人種歧視。——你懂吧？」

野澤冒出來的是日本話，但卻是瘡啞地咕嚕著。聽起來，還有點刺耳。

志達最初不明白野澤的意思，待定下神來以後，他猜想野澤正在設法忘卻某種深沉，難以言宣的恥辱。但他自忖實在愛莫能助，只好緘默不語。

圍攀在聖誕樹的彩色小燈，不斷地閃爍；收音機流出來的低沉歌聲，也繼續穿進大家的耳朵。喜孜孜的氣氛，有增無減。

嚐過了幾口菠菜餅，玉芳直說很好吃。志達也覺得，這種類似日本天婦羅的烤餅，非常對他的胃口。兩個人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突然，一個年輕男孩冷不丁地出現，空氣中好像被誰撒下一大把生膠粒，把大家的聲音和氣息，僵僵地凝住。原來在說話的人，舌頭一時變得不靈活；聽話的人，耳朵好像也被塞進了一團棉絮，聲音硬是擠不進去。每一個人彷彿癱攣地，被迫屈服於陰寒的沉默。

傑利介紹新到的客人戴爾，在座的人，似乎不約而同地有意冷落他，連打個招呼，都顯得非常勉強，氣氛相當詭異。

「想不到他也來了！」玉芳放低聲音，感到很意外地說。

「他是誰？」志達頗為好奇地問。

「聽說他原來和莎莉同居，卻不肯工作，讓莎莉當小白臉養。在傑利和莎莉好上以後，傑利掏錢供戴爾到歐洲去旅行，乘機把他給攆出去！」

「有沒有搞錯？」志達說：「他和莎莉年紀差那麼多，而且看他的樣子，根本不像一個叫人包養的男孩！」

戴爾這個人，看起來鼻高眼大，年輕英俊。光從外形去論斷，不能說他沒有吃軟飯的條件。但從那眼神的純真率直，看得出他是一個正派老實，而且是非常獨立的人。尤其是穿著簡單，舉止保守，和傑利的互動也非常良好。根本就不像一個會向莎莉伸長手，讓傑利瞧不起的人。

「公司的人，一直流傳這故事！」面對志達的質疑，玉芳這樣解釋。

只要有人的地方，便有是非。說不定流傳的，還有更加荒唐，更加難以置信的事。志達覺得這種情形，實在也沒有什麼奇怪。

奇怪的是，傑利和莎莉都殷勤地招待戴爾，他們要他多吃，多喝。完全不把他當外人，反而像自己人，一點也看不出他們之間有什麼過節，更找不到傑利對戴爾有絲毫仇視的痕跡。這顯然和傳言有太多的落差。

戴爾不管傑利如何相勸，直說他早已吃過。僅僅要了一杯可樂，坐在志達旁邊的空位。

戴爾友善地向志達微笑招呼，志達也微微的領首致意。

客廳裡面，還是僵化地沉靜。歌聲不知在何時停止，卻沒有人設法換唱碟。

志達慢慢地咀嚼香腸。一邊又止不住望著戴爾看，沒有想到他的視線同時也射到志達臉上。志達禮貌地再次對他點點頭，他也再次向志達含笑致意。

「你也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嗎？」

戴爾首先打破沉默，撫摩著杯子，開口問志達。

「不！我是陪我太太來的。他們都在同一家公司！」

志達說著，以食指輕輕指著玉芳，算是一種介紹。

戴爾一看，忙和玉芳點頭示禮。然後對兩人說：

「很抱歉，我來洛杉磯不到半年。平時忙著工作，沒有時間和別人往來，認識的人不多！」

志達一聽戴爾的說法，與他剛才所聽到的故事，完全不一樣。便好奇地問道：

「你不是當地人嗎？」

「不！我從波士頓來。莎莉是我的世交，從小她就把我當弟弟看待。所以剛來洛杉磯時，還借住過這公寓一個多禮拜！」

一個多禮拜？然後搬出去住，有半年時間都在工作。志達想，這不太像是和莎莉同居，更不像是被趕走，甚至於還到歐洲旅行。在玉芳公司流傳的故事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

「喜歡加州嗎？」志達問戴爾。

「還不錯！就是看不到下雪，不太像在過聖誕節！」戴爾露齒而笑，但看得出他微微的感到對於過這個節日的失望。

「那倒真是太掃興了！」志達同情地說。

「但這條路是我自己選擇的，我不能抱怨！」

「可是為什麼你會選擇到洛杉磯來？是因為波士頓找不到適當的工作嗎？」志達關心地問。

「工作是有，可是那一邊的收入低得太多！」

「世間到底沒有十全十美的事！」

志達有些感慨，但感慨的，超越目前他們倆交談的內容。起碼他覺得先前所聽到，有關戴爾的傳言，根本是無稽之談，對戴爾是很不公平的。

「就是說嘛！」戴爾好像感受到志達的善意，放自然地說：「來了以後，才發現我並不喜歡目前從事的工作。整天老是在重複著同樣的勾當，一點也沒有挑戰性！」

「你作那一行？」

「工程師。——我喜歡的卻是研究工作！」

「那實在很不幸。」

「所以，我決定明年到史坦福大學去進修。」

「那學校的學費，不是很貴嗎？」

志達過去就是怕這學校的學費太貴，獎學金又不容易請到，實在唸不起。把好不容易申請到的入學許可，撕掉了！

「不會有問題的。我唸MIT，便是靠的獎學金。畢業後，還利用剩下來的錢，跑到歐洲去玩了一趟！」

無風不起浪。那風，似乎有那麼一點，不過興起來的浪，未免大而無當，簡直太離譜了！志達苦笑著看看玉芳，以台語問她說：

「聽到一切了吧？這個人，怎麼看，都不像別人所說的那樣差勁！在他身上，明顯的帶著一股不吃嗟來之食的勁頭。」

玉芳紅著臉，也以台語尷尬地辯解說：

「都是別人在謠傳，我也是第一次碰到這個人。」

志達因為無意中，解決了一個疑團，心情感到輕鬆愉快。不過他還是有些疑問，究竟是誰？又是為了什麼目的，製造這麼一個荒誕不經的謠言，使戴爾無端受到冷落？可憐的戴爾，說不定他根本都不知道，背後竟有這種文章！

志達站起來，打算再加點果汁。

正巧莎莉擦身而過，志達攔住她，問她：

「怎麼會沒有音樂了呢？」

「老天！我竟忘了。我馬上去弄起來！」

說著，莎莉便打算走到唱機。志達卻追加了一句，說：

「戴爾是好孩子！我喜歡他。」

莎莉絢爛地綻開笑容，說：

「你真的喜歡他？太好了！我也是很喜歡他，我還是一直把他當自己的親弟弟呢！」

「妳的意思是，他比妳年輕？」志達故意誇張的說。

「志達，我知道你喜歡說笑，不過我還是很開心。我告訴你，戴爾才過完十九歲生日不久。不但大學畢業，而且名列前茅，真是天才一個。尤其是人好，我很高興有這麼一個朋友！」

在志達倒飲料時，他發現背後忽然跟了一個人，態度有點鬼鬼祟祟的。

「你好像同戴爾談得很多！」

原來是野澤。他使用日語，低聲地和志達說話。一邊卻大口地抽著香煙，弄得週遭烏煙瘴氣。

「嗯！這孩子，很不錯！」

志達也以日語，老實的回答。

「你真的以為那樣嗎？」

野澤找了一個煙灰缸，捺熄了香煙。

「沒有錯，我喜歡他！」志達的語氣堅定地說。

聽到志達的話，野澤一時難以置信，怏怏地瞅著志達。說：

「也許表面上，他有些討人喜歡，但是我瞧不起他。他的品格太低下了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志達翹起下巴，完全不信地問著，話中帶著挑戰的味道。

這時候，野澤裝得神密兮兮的說：

「過去，他是莎莉一個人的情人；現在，他同時和傑利要好！——你知道，男人同男人走得很近，就是那種關係！」

志達漸漸顯現出不耐煩，他很高興眼前這個人的蓄意中傷、誣蔑一個善良純真的年輕人。他說：

「野澤先生，你說這些話，同我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野澤似乎沒有注意到志達臉上表情的變化，繼續說：

「我只想告訴你，只要有錢，不管是男人或女人，誰都可以帶著戴爾上床。」

志達發現野澤的眼神，閃爍著更加曖昧的嘲諷，非要把戴爾徹底搞臭不可。志達還是不知道野澤的目的何在。但是他已清楚的看出，野澤把戴爾看成一個不共戴天的仇人。他感到一陣反胃，以英語不屑地向野澤說：

「謝謝你的情報！」

志達像躲避瘟疫似的，盡力想法抽身離開野澤。他一點也沒有心情再同這個日本人廝混。他並且疑心這一個亂七八糟的僵局，都是野澤一個人攪出來的。

但是目的何在？戴爾除了剛來洛杉磯時，借住過莎莉的公寓一個多禮拜以外，好像沒有什麼地方同野澤有何關係。而且住過莎莉家，又干野澤底事，要他操什麼心？難道野澤同莎莉或傑利有什麼恩怨，故意拿戴爾開刀？那就太不地道了！志達愈想愈不喜歡野澤。

有一段時間聽不到的音樂聲，此時又輕輕傳進志達耳中，那是平克勞斯貝的老歌「銀色聖誕」。聽起來有太多的憂鬱和淒涼，無端的勾起他逝去的日子。

鄉愁。志達有了一點。他覺得莎莉這時候也許也有她自己的鄉愁，但他擔心這音樂會增加戴爾的負荷。他知道戴爾需要的是現實中看得見、摸得到的飄雪，而非刻意製造出來，那種虛無縹緲的氣氛。



幸虧一個曲子很快就過去。志達期待下一條歌，能夠挑選一支稍微清亮、開朗的，使人享受到更輕鬆的喜氣。

新播放的曲子是好了一點，沒有想到傑利卻動手把聲音調得更低。

大家似乎都在奇怪傑利的用意，他卻意態悠然的攬著莎莉的腰部，先在她的臉頰輕輕一吻，然後開口說：

「諸位，請注意。莎莉有大消息宣佈！」

「是大好消息嗎？」

露絲在旁尖聲叫嚷，引起大家一陣爆笑。

「是大大的好消息！」

傑利看看大家，又側頭看著莎莉，最後再面對大家，興奮地笑著回答。

片刻的靜止。一條一條的視線，完全集中在莎莉臉上。

她含情脈脈地看看傑利，然後朝向大家說：

「朋友們，今天是傑利和我的訂婚日子！」

說罷，她高高舉起左手。在那無名指上面，帶著一個戒子，閃閃發光。

大家不停地熱烈鼓掌。一個年輕小伙子，像電影中的印地安人一樣，高叫一聲，翻個大筋斗，佇足莎莉跟前，輕擁著她輕吻。在場的人，或擁吻，或握手，大家輪番慶祝他們。

輪到野澤時，他卻滿臉不悅，眼光灼灼逼人地說：

「妳從來沒有告訴過我！」

「我們今天早上才決定的！」莎莉委婉地解釋。

「妳怎麼可以這樣呢？一下子帶戴爾回來睡覺，一下子跟我出去！」

「你這個人很奇怪，戴爾就像是我弟弟，我不知道告訴過你多少次。至於你，我從開始就很清楚的表明不會成為你的女朋友。而你自己也說我們只是普通朋友，我們並沒有特別的關係。你怎麼可以胡說八道呢？」莎莉不亢不卑地說。

「妳在玩弄我！」野澤拉下臉，語無倫次地抗議。他的心中就像萬千的螞蟻在咬，醋海在翻騰咆哮。

眾人一怔，大家面面相覷，完全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

傑利先是皺著眉頭，後來按捺住怒氣，沉穩的勸道：

「野澤，莎莉會感謝你對她好，但是她已經決定和我結婚，你應該祝福我們。不是嗎？」

「你倒說得輕巧！」野澤含羞帶憤地說：「她還向我要了真珠項鍊，那可不便宜。如今她變成你的未婚妻，誰又能夠彌補我的損失？」

莎莉不慌不忙的解下身上的項鍊，遞給野澤。昂首冷笑說：

「記好，這是我第三次退還給你！從今而後，拜託你不要央求我再帶上它。」

很明顯，這冷笑當中，包含著幾分挑釁與嘲弄，冰冰的，卻又湧起一股難以承受的熱流。使一串原本帶著粉紅光澤的項鍊，霎時間失去顏色。

野澤接過珠鍊，一時呆若木雞。他的臉色煞白，冷汗直流，還不住地舔著兩片薄唇，怔怔地望著莎莉。最後紅著臉，呼吸困難地說：

「我不是在計較物質，而是重視妳的感情！」

「你一直都是我的同事，不多，也不少。過去是如此，將來也一樣。」

莎莉正色的告訴野澤，然後要求在場所有的賓客，開懷暢飲。

野澤知道他已經沒有留下來的理由，像一隻鬥敗的公雞一樣，悻悻地離開。

看著野澤關上大門，形影消失以後，露絲大喝一聲：

「聖誕快樂！」

戴爾慢慢地走到唱機前面，調高音量。這一次，可以聽到那曲子是「平安夜」。

志達覺得這一曲子，真的帶給大家幾許平安，來得恰是時候。